

# 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 M180、M185 发掘简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2016年3月～2018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白江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在成都市北部的青白江区大弯镇共抢救性清理274座东周墓葬。其中M180、M185两座墓葬为船棺墓，共出土陶罐、尖底盏、器盖等各类陶器24件，铜敦、剑、戈、矛、钺、斤、凿等铜器33件。两墓年代为春秋晚期，丰富的随葬品为释读巴蜀图符的性质及探讨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文化变革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关键词】**：成都，双元村，春秋晚期，船棺墓

双元村墓地位于成都市北部的青白江区大弯镇，距成都市中心直线距离约27千米（图一）。西临成绵高速公路约2千米，南距毗河约5.5千米，北距101国道3千米，海拔433米。2016年～201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白江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274座东周墓葬<sup>[1]</sup>。现对其中的M180、M185报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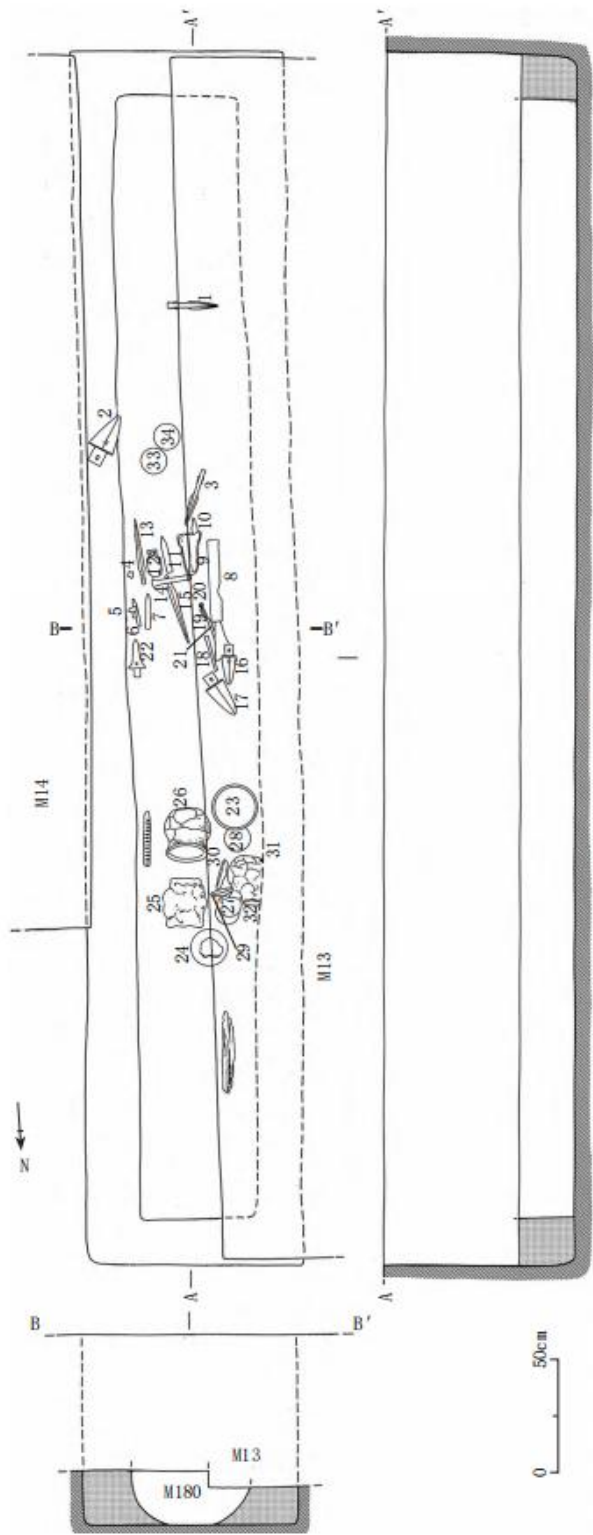
图一 双元村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 一、M180

### （一）墓葬形制及葬具

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口被M13、M14打破。墓坑一端较宽，一端较窄，坑壁较规直。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夹杂少许烧土及炭屑颗粒。墓坑长5.4、宽0.96、深0.85米。葬具为船棺，中间较宽，两端略窄，内填黑褐色花土，夹杂较多炭屑。船棺

保存极差，侧壁及底部仅残留少许青膏泥和朽木、漆皮腐痕，木胎基本腐烂无存，仅在北端采集一小块棺体，经鉴定，木样为樟科楠属。船棺形制不明，侧壁略弧，底部略下凹，棺长 4.97、宽 0.54~0.6、残深 0.25 米。人骨无存，葬式不明。以随葬陶器一端为头向，方向 8°（图二）。



图二 M180 平、剖面图  
1、3. 铜矛 2、4、5、16、17、22. 铜戈 6、7、11. 刻刀 8. 铜剑 9. 铜剑 10、13、15. 铜剑 12. 铜剑 14. 铜斤  
18、19. 铜箭 20. 铜刀 21. 铜锥 23. 铜戈 24~26、31. 陶罐 27~30、33、34. 陶尖底盖 32. 陶器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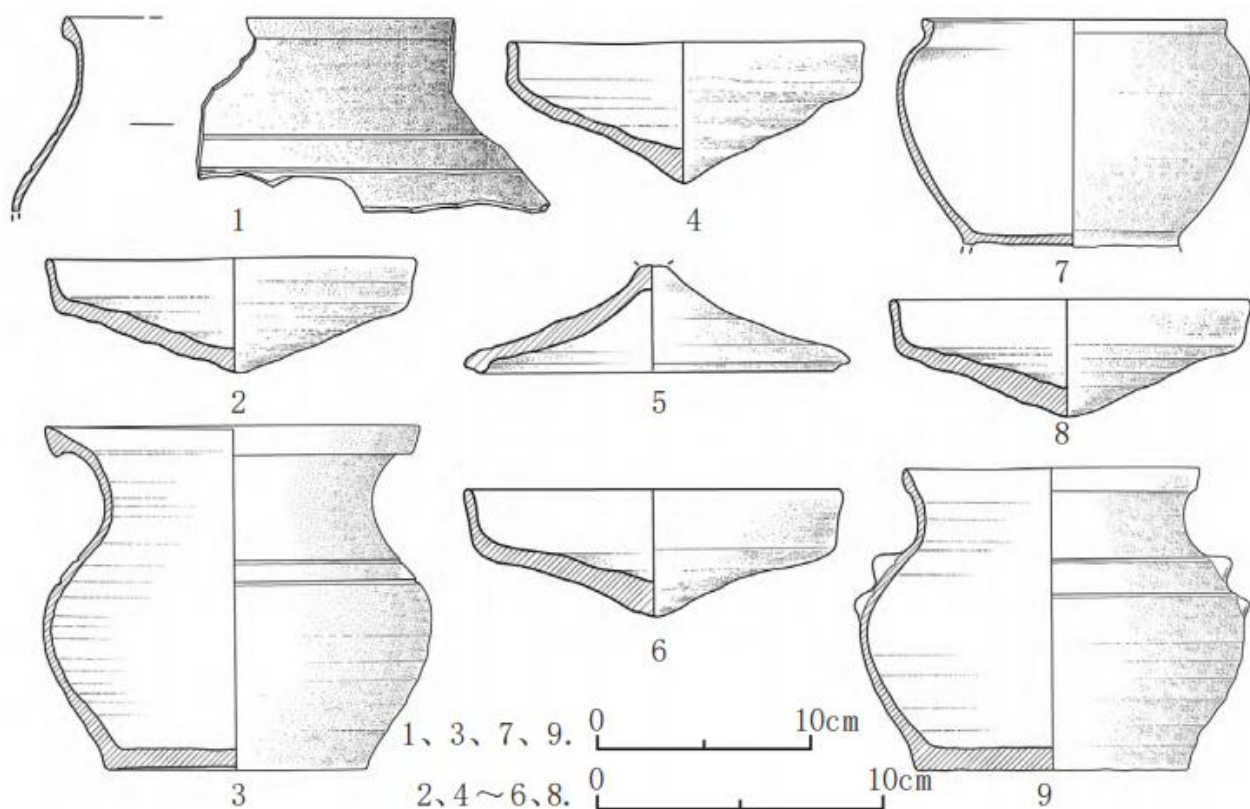
## （二）随葬品

随葬品包括陶器和铜器等，共 35 件。陶器有罐、器盖、尖底盏等，铜器有敦、双剑鞘、剑、矛、戈、钺、斤、凿、削刀、刻刀、锥、锯等。随葬品均置于棺室内，陶器多置于棺室北部，铜器多置于棺室中部。按质地分述如下。

### 1. 陶器 12 件。复原完整器 5 件。

罐 4 件。分为喇叭口罐、盘口罐、敛口罐三种。

喇叭口罐 1 件。标本 M180:26，夹砂黑陶。喇叭口，口径略等于腹径，高领，斜肩，鼓腹，平底。肩部饰两周凹弦纹。口径 17.4、腹径 18、底径 12.1、高 16 厘米（图三，3；图四）。



图三 M180 出土陶器

- 1、9. 盘口罐 (M180:31、24) 2、4、6、8. 尖底盏 (M180:27-1、27-2、30、28)  
3. 喇叭口罐 (M180:26) 5. 器盖 (M180:32) 7. 敛口罐 (M180:25)



图四 喇叭口罐 (M180:26)



图五 盘口罐 (M180:24)

盘口罐 2 件。盘口，口径小于腹径，中领。复原完整 1 件。标本 M180:24，夹砂灰黑陶。斜肩，鼓腹，平底。肩部饰两周凹弦纹，两侧附对称三乳丁。口径 13.6、腹径 18.8、底径 12.5、高 14 厘米（图三，9；图五）。标本 M180:31，夹砂黑陶。腹、底部残缺，仅残留口沿。残高 9 厘米（图三，1）。

敛口罐 1 件。标本 M180:25，夹砂红陶。侈口，无领，圆唇，鼓腹，底部残。口径 14、腹径 16.3、残高 10.4 厘米（图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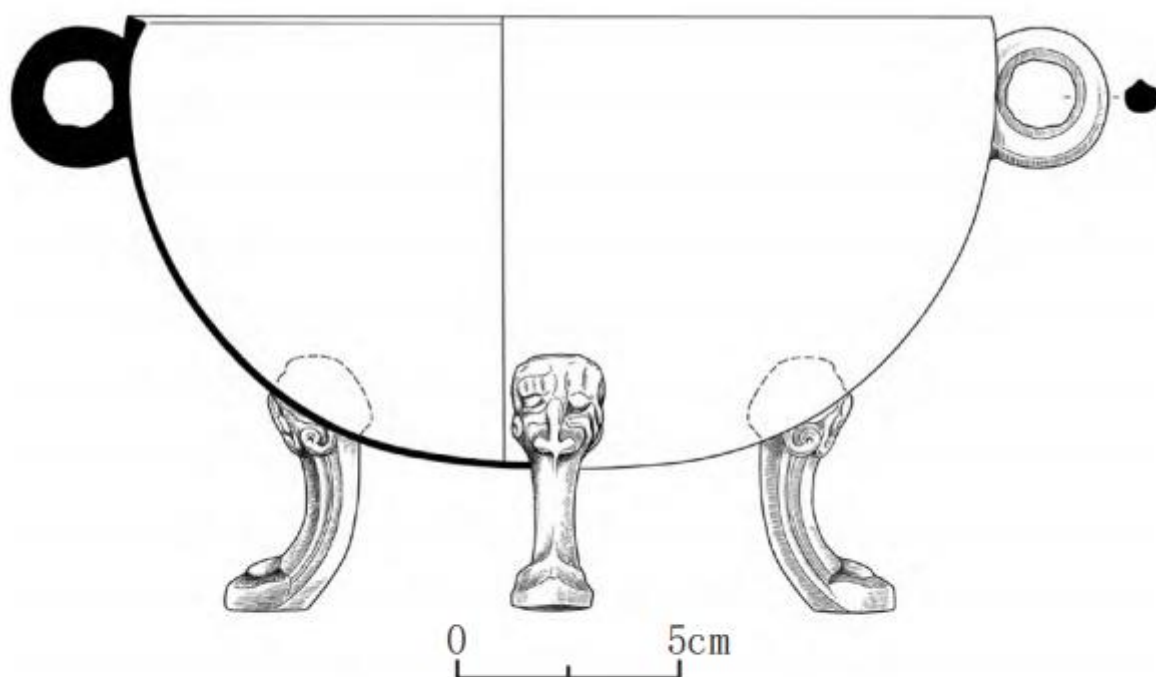
器盖 1 件。标本 M180:32，夹砂黑陶。覆盘状，钮残。口径 13.4、残高 3.5 厘米（图三，5）。

尖底盏 7 件。夹砂红褐陶。直口或微侈，圆唇，折腹，尖底。标本 M180:29、33、34，残碎，无法复原。复原完整 4 件。M180:27 尖底盏出土时两件扣合。标本 M180:27-1，口径 13、高 4 厘米（图三，2）。标本 M180:27-2，口径 12.4、高 5 厘米（图三，4）。标本 M180:28，夹砂红褐陶。口径 12.5、高 4 厘米（图三，8）。标本 M180:30，口径 13.2、高 4.2 厘米（图三，6）。

1、9. 盘口罐 (M180:31、24) 2、4、6、8. 尖底盏 (M180:27-1、27-2、30、28) 3. 喇叭口罐 (M180:26) 5. 器盖 (M180:32) 7. 敛口罐 (M180:25)

2. 铜器 23 件。

敦 1 件。标本 M180:23，盖残缺，仅留器身。器身呈半球形，器口有一对称圆环立耳，器底附三兽蹄足，略外撇。口径 18.9、足高 5.4、身高 12.8 厘米（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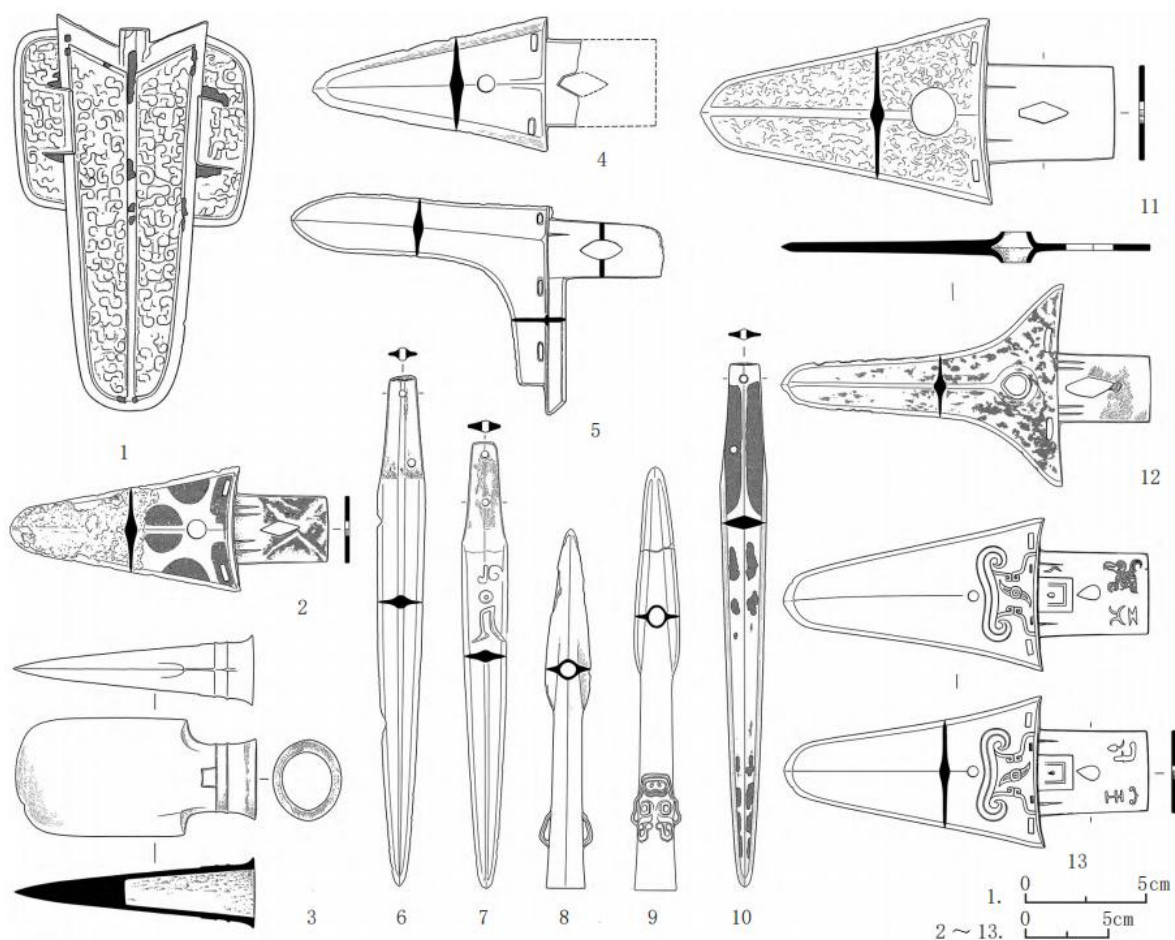
图六 铜敦 (M180:23)

戈 6 件。分为无胡戈、单胡戈和双短胡戈三种。

无胡戈 4 件。长方形直内，内中一穿，有侧阑，与侧阑垂直两面各有竖线纹，长短不一，援略呈等腰三角形，其本部有一圆穿，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穿。标本 M180:2，援本部圆穿较大，内中一菱形穿。援体较宽阔，中脊呈凸棱状，前锋圆顿。内宽 5.5、阑宽 10.7、内长 5.5、通长 24.1 厘米（图七，11）。M180:4，内残，内中一菱形穿，中脊呈折线状，前锋较尖锐。内宽 5.2、阑宽 7.9、残长 15.7 厘米（图七，4）。标本 M180:16，内中一菱形穿，中脊呈凸棱状，援体镀圆锡斑纹，前锋锈蚀严重。援体较狭小。内宽 4.2、阑宽 7.3、内长 5.6、通长 18.7 厘米（图七，2）。标本 M180:17，内中一水滴形穿。中脊呈微隆，援体较宽阔，前锋圆顿。内末端一面饰手形、心形、“王”字形和云头形符号等，一面饰侧视立鸟纹、案几形、亚腰形等符号。援本部由浮雕的如意云头、勾曲纹组成一个封闭的亚腰形图案，图案内饰一纵目形，内上与侧阑垂直有回形方框突出，框内饰水滴纹。内宽 4.7、阑宽 9、内长 6.5、通长 21.4 厘米（图七，13；封三，2）。



1. 双短胡戈 (M180:22) 2、4. 无胡戈 (M180:17、M185:4) 3. 单胡戈 (M185:5)



图七 M180 出土青铜兵器

1. 双剑鞘 (M180:9) 2、4、11、13. 无胡戈 (M180:16、4、2、17) 3. 钺 (M180:12)  
5. 单胡戈 (M180:5) 12. 双短胡戈 (M180:22) 6、7、10. 剑 (M180:13、10、15) 8、9. 矛 (M180:1、3)

1. 双剑鞘 (M180:9) 2、4、11、13. 无胡戈 (M180:16、4、2、17) 3. 钺 (M180:12) 5. 单胡戈 (M180:5) 12. 双短胡戈 (M180:22)  
6、7、10. 剑 (M180:13、10、15) 8、9. 矛 (M180:1、3)

单胡戈 1 件。中胡。标本 M180:5, 长方形内, 内中一枣核状穿。有阑, 胡末成直角, 短于侧阑。直援, 援中略细, 中脊微隆, 前锋呈圆三角形。援本上侧阑处有一半圆形穿, 胡上有两长条形穿。内宽 3.2、阑宽 12、内长 6.6、通长 21.6 厘米 (图七, 5)。

双短胡戈 1 件。标本 M180:22, 长方形内, 内上有一菱形穿, 无阑, 双短胡, 两侧各有一方形穿, 援体较细长, 援本有一圆穿凸起, 中脊呈凸棱状。内宽 3.9、胡宽 11.7、内长 5.8、通长 21.6 厘米 (图七, 12; 封三, 1)。

钺 1 件。标本 M180:12, 釜口略呈圆形, 釜中部略细, 有两周凸棱, 正反两面有方形浅台。斜折肩, 直腰, 凸刃, 刃宽略等于腰宽。釜径 4~4.7、刃宽 6.8、通长 13.9 厘米 (图七, 3; 封二,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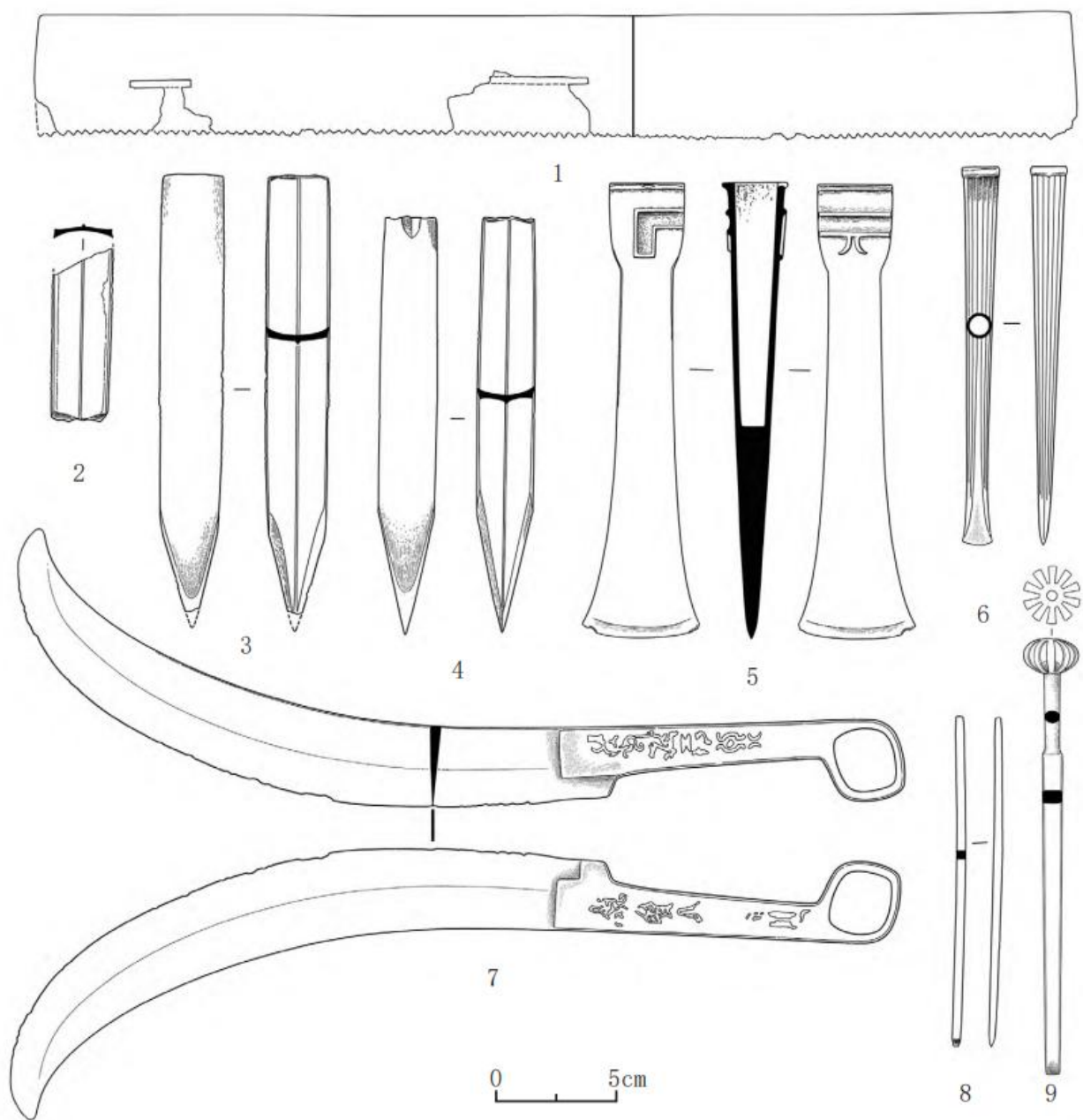
矛 2 件。长骹, 骹长约占通长二分之一, 圆形骹口, 两侧附对称双耳, 柳叶形矛叶。标本 M180:1, 素面。骹径 2.4、叶宽 2.7、骹长 10.8、通长 21.8 厘米 (图七, 8)。M180:3, 骹部两面装饰浮雕牛首纹, 以矛之弓形耳充当牛首双耳。骹径 2.4、叶宽 2.7、骹长 12.4、通长 24.3 厘米 (图七, 9; 封二, 1)。



1. 矛 (M180:3) 2. 钺 (M180:12) 3、5. 剑 (M180:10、M185:2) 4. 凿 (M180:19)

剑 3 件。扁茎无格柳叶形剑。宽茎，茎身分界不明显，茎部两圆穿。标本 M180:10，插于双剑鞘内。剑身较短，茎部二穿居于正中，中脊微隆，两从有血槽。靠近本部两面浮雕半兽面，两面组合成一完整兽面纹，纹饰漫漶不清。长 25.8、宽 2.7 厘米

(图七, 7; 封二, 3)。标本 M180:13, 茎部下穿偏向一侧, 中脊呈凸棱状, 两从有血槽。素面。长 29.7、宽 2.8 厘米(图七, 6)。标本 M180:15, 剑身较狭长, 茎部下穿偏向一侧, 中脊呈折棱状, 截面呈菱形, 两从平斜。剑身镀黑锡斑纹。长 31.3、宽 2.8 厘米(图七, 10)。



图八 M180 出土青铜器

1. 锯 (M180:8) 2~4. 刻刀 (M180:6、11、7) 5. 斤 (M180:14)  
6、9. 凿 (M180:18、19) 7. 削刀 (M180:20) 8. 锥 (M180:21)

1. 锯 (M180:8) 2~4. 刻刀 (M180:6、11、7) 5. 斤 (M180:14) 6、9. 凿 (M180:18、19) 7. 削刀 (M180:20) 8. 锥 (M180:21)

双剑鞘 1 件。标本 M180:9, 平面呈袋状, 由盖和底扣合而成, 盖、底中部各有一凹槽将其等分为两个剑室, 以纳双剑。盖、底部边缘有穿孔, 底部两侧各有一方形耳, 两耳中部向上凸起侧翼, 侧翼及穿孔都应该有固定鞘盖、底的作用。盖及侧翼饰蟠虺纹。底部残。出土时鞘内插一剑。鞘盖长 16.2、宽 9.9 厘米 (图七, 1)。



图九 铜削刀 (M180:20)



图一〇 铜锯 (M180:8)

削刀 1 件。标本 M180:20, 偏环首, 呈圆角长方形, 直柄, 凹背, 凸刃, 锋端上翘。柄部一面饰鸟纹、鱼形符号等, 一面饰侧行虎纹、鸟纹、亚腰形、对曲尺形、反向括弧形等符号, 纹饰漫漶不清。环首宽 3.3、柄宽 1.7、刃宽 3.6、柄长 8.5、通长 35.9 厘米 (图八, 7; 图九)。

锯 1 件。标本 M180:8, 长方形, 刃部略残。单边齿, 中部有三个长条形穿。长 41.5、宽 5 厘米 (图八, 1; 图一〇)。

1. 铜刻刀 2、3. 铜剑 4、5、7. 铜戈 6. 铜矛 8. 铜钺 9. 铜斤 10. 铜凿 11、13、14. 圈足陶罐 12、16、18. 平底陶罐 15、17. 陶尖底盏 19、20、21. 陶器盖

斤 1 件。标本 M180:14, 方形釜口, 喇叭形身, 釜、身之间有转折, 区分明显。宽弧刃, 刃宽略大于釜宽。釜部一面有两周凸棱, 下饰“八”形图案, 一面饰有曲尺形图案。釜宽 3、厚 2.6 厘米; 刃宽 4.7、长 18.3 厘米 (图八, 5)。

凿 2 件。标本 M180:18, 圆形釜口, 外釜沿有一周箍带, 釜、身无分界, 上部较粗, 下部较窄。通体呈多棱形, 双面刃略弧。釜径 1.6、刃宽 1.3、通长 15.5 厘米 (图八, 6)。标本 M180:19, 镂空玲形首, 圆柱状柄, 凿体截面呈长方形, 单面直刃。首径 1.4~2.3、身宽 0.7、柄长 3.3、通长 17.8 厘米 (图八, 9; 封二, 4)。

1、9. 圈足罐 (M185:13、14) 2、6、7. 器盖 (M185:21、19、20) 3~5. 尖底盏 (M185:17-2、15、17-1) 8. 平底罐 (M185:16)

刻刀 3 件。背部隆起, 中有脊, 腹部内凹, 边有折棱。标本 M180:6, 锋端残。宽 2.6、残长 7 厘米 (图八, 2)。标本 M180:7, 前鋒尖锐, 呈三角形。长 16.9、宽 2.3 厘米 (图八, 5)。标本 M180:11, 锋尖略残, 呈三角形, 残长 16.5、宽 2.4 厘米 (图八,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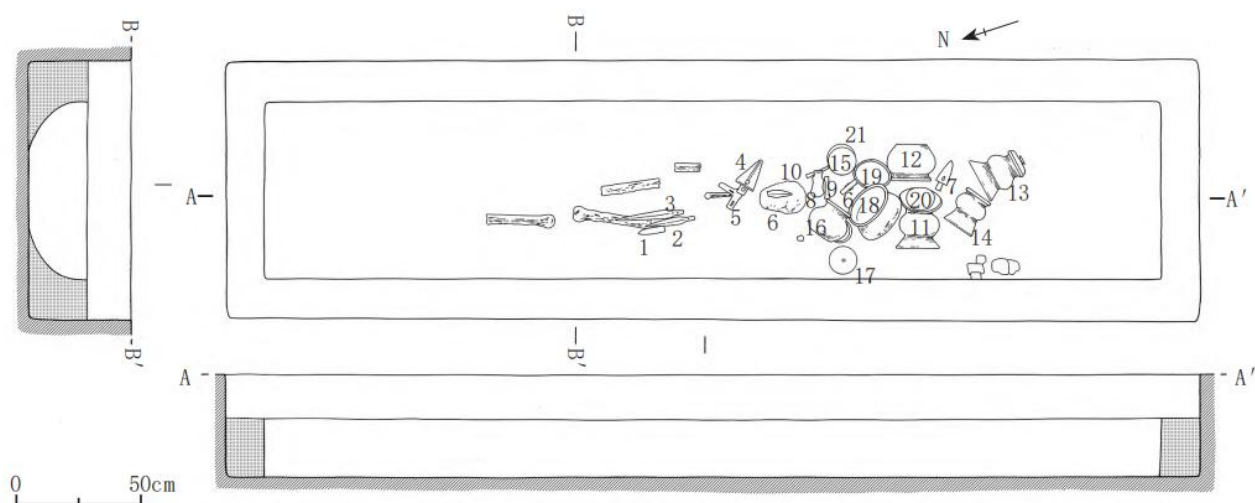
锥 1 件。标本 M180:21, 长方条形, 一端有双面刃。长 13.4、宽 0.4 厘米 (图八, 8)。

## 二、M185

### (一) 墓葬形制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一端较宽, 一端较窄, 坑壁较直。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 夹杂少许烧土及炭屑颗粒。墓坑长 4.06、宽 1.06、深 0.43 米。葬具为船棺, 船棺两端宽度基本一致, 内填黑褐色花土, 夹杂较多炭屑。船棺木胎腐烂无存, 侧壁及底部残留少许青膏泥、朽木腐痕等。船棺形制不明, 两侧略弧, 底部略下凹, 长 3.74、宽 0.74、残深 0.25 米。船棺东北部残留部

分下肢胫骨腐痕，西南部残留部分牙齿腐痕，腐烂严重，从残留人骨判断应为仰身直肢葬，方向 200°（图一一）。



图一一 M185 平、剖面图

1. 铜刻刀 2、3. 铜剑 4、5、7. 铜戈 6. 铜矛 8. 铜钺 9. 铜斤  
10. 铜凿 11、13、14. 圈足陶罐 12、16、18. 平底陶罐 15、17. 陶尖底盏 19、20、21. 陶器盖

1、2. 无胡戈（M185:7、4） 3. 单胡戈（M185:5） 4. 刻刀（M185:1） 5. 钺（M185:8） 6. 矛（M185:6） 7、8. 剑（M185:2、3） 9. 凿（M185:10） 10. 斤（M1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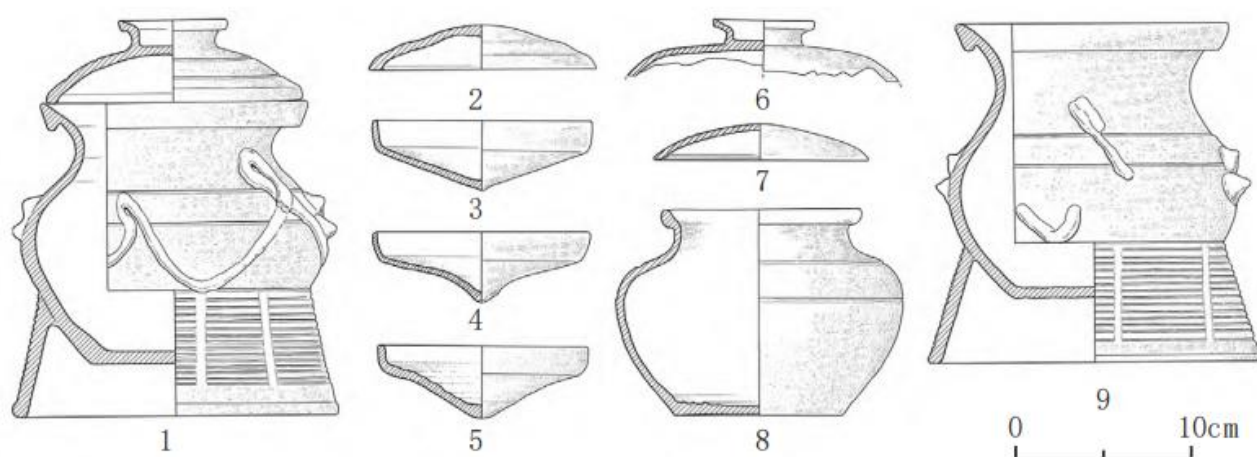
## （二）随葬品

随葬品包括陶器和铜器等，共 22 件。陶器有罐、器盖、尖底盏等，铜器有剑、矛、戈、钺、斤、凿、刻刀等。随葬品均置于棺室内，陶器置于棺室东北部，铜器多置于棺室中部。按质地分述如下。

1. 陶器 12 件。复原完整器 7 件（套）。

罐 6 件。分为圈足罐和平底罐两类。

圈足罐 3 件。夹砂黑褐陶。盘口，中领，斜肩，鼓腹，高圈底外撇。腹部附加泥条堆纹及乳丁，圈底上饰数匝凹弦纹。M185:11，残碎无法复原，复原完整 2 件。标本 M185:13，夹砂黑褐陶。带盖，盖呈覆盘状，圈足钮。盖钮径 6.4、盖口径 15.2、高 4.8、口径 15.4、腹径 18、底径 19.5、通高 23.2 厘米（图一二，1）。标本 M185:14，夹砂黑褐陶。盖缺失，口径 16、腹径 18、底径 19.8、高 19.8 厘米（图一二，9；图一三）。



图一二 M185 出土陶器

1、9. 圈足罐 (M185:13、14) 2、6、7. 器盖 (M185:21、19、20)  
3~5. 尖底盏 (M185:17-2、15、17-1) 8. 平底罐 (M185:16)



图一三 圈足罐 (M185:14)



图一四 圈钮器盖(M185:19)



图一五 尖底盏(M185:17-1)

平底罐 3 件。夹砂灰黑陶。侈口，方唇，矮束颈，鼓腹，平底。肩部饰凹弦纹或有乳丁。M185:12、18，残碎无法复原，复原完整 1 件。标本 M185:16，肩部饰两周凹弦纹。口径 11.8、腹径 17.3、底径 10、高 12.4 厘米（图一二，8）。

器盖 3 件。分为圈钮器盖和球面形器盖两类。

圈钮器盖 1 件。标本 M185:19，夹砂黑褐陶。覆盘状，圈足钮。盖沿残，钮径 6、残高 3.5 厘米（图一二，6；图一四）。

球面形器盖 2 件。可复原。覆钵状，球面形顶。标本 M185:20，夹砂灰黑陶。口径 12.8、高 2.2 厘米（图一二，7）。标本 M185:21，夹砂灰黑陶。口径 13.4、高 2.6 厘米（图一二，2）。

尖底盏 3 件。可复原。M185:17 出土时两件扣合。标本 M185:17-1，夹砂红褐陶。口径 12.4、高 4.1 厘米（图一二，5；图一五）。标本 M185:17-2，夹砂红褐陶。口径 13、高 4.1 厘米（图一二，3）。标本 M185:15，夹砂黑褐陶。口径 13、高 4.1 厘米（图一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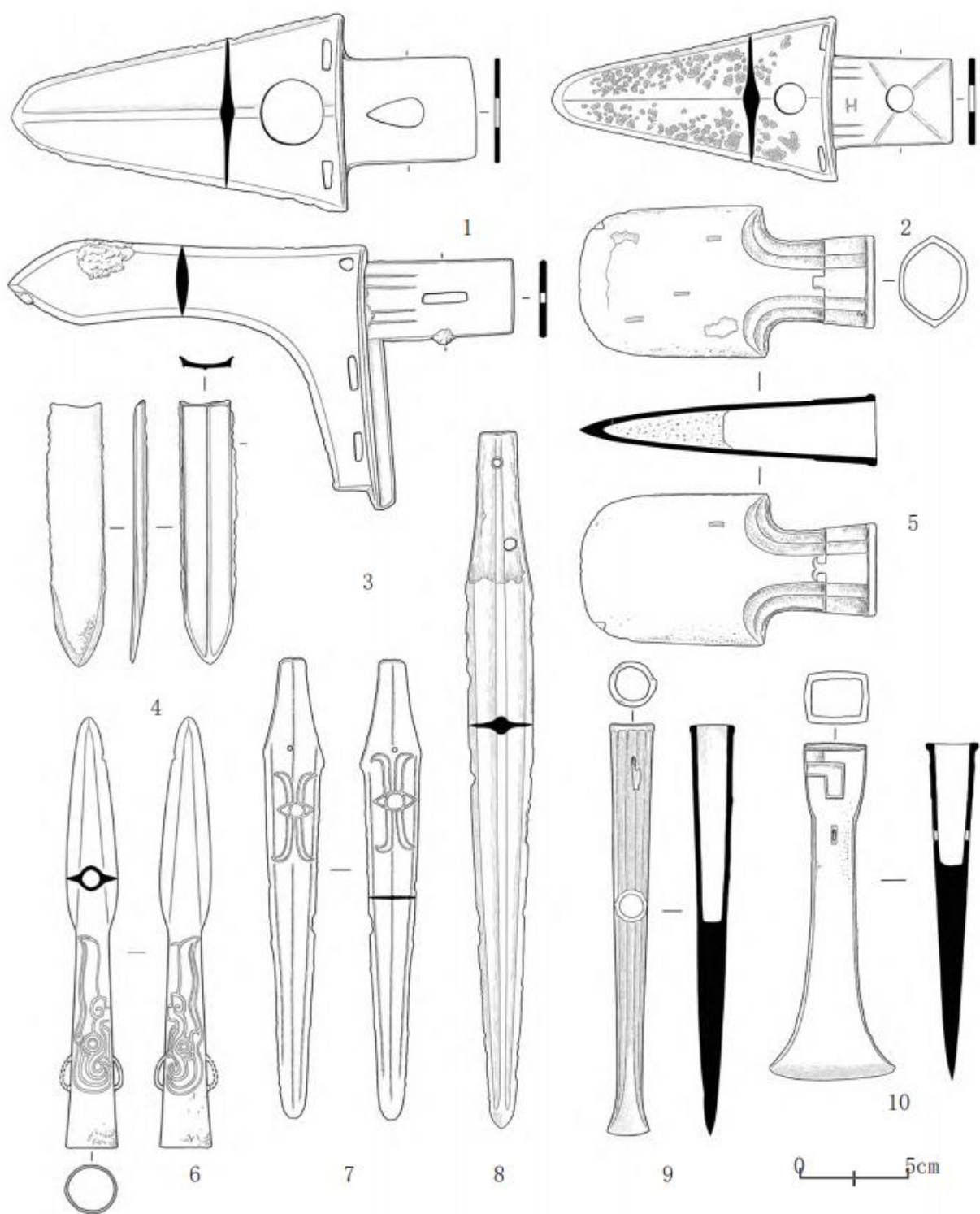
## 2. 铜器 10 件。

戈 3 件。分无胡戈和单胡戈。

无胡戈 2 件。长方形内，内上有穿，有侧阑，援略呈等腰三角形，援本有一圆穿，近侧阑处上、下各有一条形穿。标本 M185:7，内中一水滴形穿，中脊呈凸棱状。素面。内宽 4.5、阑宽 8.6、内长 5.7、通长 20.1 厘米（图一六，1；图一七）。标本 M185:4，内中一小圆形穿。内上与侧阑垂直有短线纹。中脊微隆，锋端较尖锐。内部可见装柄痕迹。内宽 3.9、阑宽 7.2、内长 5.3、通长 17.5 厘米（图一六，2；封三，4）。

---

单胡戈 1 件。标本 M185:5，中胡。内上一长条形穿，两面各有四条与侧阑垂直的竖线纹。胡末呈直角，短于侧阑。直援，中间略细，前锋膨大，略呈三角形，中脊微隆。援本上侧阑有一半圆形穿，胡上有两条形穿。内宽 3.3、阑宽 11.3、内长 6.1、通长 21.5 厘米（图一六，3；封三，3）。



图一六 M185出土铜器

- 1、2.无胡戈 (M185:7、4) 3.单胡戈 (M185:5) 4.刻刀 (M185:1)  
5.钺 (M185:8) 6.矛 (M185:6) 7、8.剑 (M185:2、3) 9.凿 (M185:10) 10.斤 (M185:9)



图一七 无胡戈(M185:7)



图一八 钺(M185:8)

钺 1 件。标本 M185:8，圆形銎口，外銎沿有一周细箍棱，銎部中间有一台棱，一面台棱下有一“凸”字形浅台，一面有一“八”形图案，銎身呈多棱形。折肩，直腰，凸刃。刃宽略等于腰宽。銎径 3~4、刃宽 6.7、长 13.1 厘米（图一六，5；图一八）。

矛 1 件。标本 M185:6，出土时骹部和矛叶残断为两截，分开而置。长骹，骹长约占通长二分之一。圆形骹口，两侧附对称半圆形耳，柳叶形矛叶较窄，圆柱状脊。骹部两面饰长喙鸟纹。骹径 2.3、叶宽 2.3、骹长 9.5、通长 19 厘米（图一六，6）。

剑 2 件。扁茎无格柳叶形剑。茎、身分界不明显。标本 M185:2，茎部较窄，无穿，剑身较短，体扁薄，无锋刃，以凸棱表示脊线及刃部。剑身近本部两面饰变形蝉纹。长 20、宽 2.7 厘米（图一六，7；封二，5）。标本 M185:3，茎部较宽，上、下两圆穿，上穿居于正中，下穿略偏向一侧，剑身较狭长，中脊呈凸棱状，两从有血槽。长 30.1、宽 2.9 厘米（图一六，8）。

斤 1 件。标本 M185:9，方形銎口，喇叭形身，銎、身之间转折，分界明显。宽直刃，刃宽略大于身銎宽。斤身有一方形穿孔，銎部两面饰有曲尺形图案。銎宽 2.3、厚 2.8、刃宽 5.5、长 14.7 厘米（图一六，10）。

凿 1 件。标本 M185:10，圆形銎口，銎、身之间有一周浅台，分界不明显。銎部较粗，身部较细，通体呈多棱形，双面直刃。銎径 1.9、刃宽 1.7、通长 17.3 厘米（图一六，9）。

刻刀 1 件。标本 M185:1，平面呈圭形，背部隆起，中有脊，腹部内凹，边有折棱。前锋圆顿，呈圆三角形。长 11.4、宽 2.4 厘米（图一六，4）。

### 三、结语

#### （一）年代推断

从陶器来看，尖底盏是蜀文化典型器物，M180 和 M185 共复原完整尖底盏 6 件，形制基本一致，直口或微侈，上腹较直或略弧，下腹转折内收成尖底，与学者划分的 5 式、6 式尖底盏相近<sup>[2]</sup>，此类尖底盏的流行年代主要在春秋至战国早中期，其变化规律是器形逐渐变小。M180 尖底盏口径 12.5~13.2、高 4~5 厘米。M185 尖底盏口径为 12.4~13、高 4.1 厘米，尺寸大小与金沙遗址黄河墓地 M600、M592、M5803<sup>[3]</sup>以及星河路墓地 M2725<sup>[4]</sup>出土的尖底盏接近。有学者对新一村遗址第(6)、(7)层和金沙遗址黄河地点、星河路 M2725 以及什邡城关 M25、商业街 4 号棺出土尖底盏大小进行了统计，并对成都平原春秋遗存进行初步分期，认为新一村遗址第(6)层属于成都平原春秋遗存的第一期晚段，黄河墓地组以及星河路 M2725 属于春秋遗存第二期<sup>[5]</sup>。M180 出土

的高领喇叭口罐，口径略等于腹径，领部较矮，与黄河 M350、M577<sup>[6]</sup>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接近，明显早于战国早期的双元村 M154<sup>[7]</sup>以及罗家坝 M33<sup>[8]</sup>出土的喇叭口罐。黄河 M350、M577 原报告年代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后来有学者经过陶器比对，将黄河 M350 定在春秋晚期，将 M577 定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sup>[9]</sup>。

从出土铜器来看，M180:23 铜敦器身呈半圆球形，底附三兽蹄足外撇，器口环耳，这些特征与浙川下寺 M10:46 号铜敦<sup>[10]</sup>非常接近。下寺 M10 的年代发掘者定在春秋晚期晚段，其后有学者定在公元前 530~公元前 450 年之间<sup>[11]</sup>，或公元前 518~公元前 491 年之间<sup>[12]</sup>。综合考虑 M180 出土的陶器、铜器等，我们认为 M180 的年代定在春秋晚期稍晚阶段比较恰当。M185 出土的尖底盏形制大小与 M180 接近，出土的铜钺釜口略呈圆形，直腰，凸刃，刃宽略等于腰宽，属于巴蜀荷包式铜钺中的早期形制，与 M180 出土铜钺相似，另外两墓出土的三角援戈、中胡戈、柳叶剑、铜斤、凿等形制也极为相近，所以 M185 与 M180 年代应该接近，但 M185 并未出土削刀、铜锥、锯等大量生产工具，所以 M185 年代或略早一些，当在春秋晚期。

## （二）两点认识

第一，从现有资料来看，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四川盆地发生了一次深刻变革，引起这种变革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春秋中期以来楚文化的大肆扩张有关<sup>[13]</sup>。另一方面，古蜀社会内部于此也进行了一系列以楚文化为模仿对象的建立“礼制”的社会改革，如“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sup>[14]</sup>等。这一时期巴蜀高等级墓葬出现了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楚文化因素大量流行，一是具有早期特征的许多随葬品大量出现，反映出当时上层社会“革新”与“复古”两大思潮<sup>[15]</sup>。M180 出土的喇叭口罐高领、大口外撇与三星堆出土的大口尊颇为相似，中领盘口罐方唇、腹部饰乳钉纹，颇类似铜罍。这两种陶罐经常组合出土，在黄河墓地 M577、双元村 M154、罗家坝 M33 等巴蜀高等级墓葬中都有随葬。M185 出土的 3 件圈足罐，其实是中领盘口罐加了一个高圈足，其方唇盘口、腹部附加乳丁纹的特点类似铜罍，而高圈足又颇类似铜尊，这种既像罍又像尊的特点似乎暗示当时对复什么古和怎么复古，可能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规则，但是各种原型也不是杂乱的，均来自成都平原的古代文化<sup>[16]</sup>。众所周知，成都平原在商至西周时期已经受到中原青铜器的影响，出现了对尊、罍的使用偏好<sup>[17]</sup>，彭县竹瓦街于 1959 和 1980 年两次出土青铜列罍<sup>[18]</sup>，凸显出铜罍在蜀文化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说 M180 出土的楚式鼎及大量青铜工具对当时的古蜀社会来说，代表着“革新”，那么两墓出土的仿早期青铜尊、罍的陶罐，则反映出社会上层的一种“复古”思潮。

第二，双元村 M180:17 铜戈和 M185:6 铜矛上均装饰鸟纹，这是目前东周巴蜀兵器上见到最早的鸟形象。前者为圆眼勾喙翘羽立鸟，其形态与三星堆 2 号祭祀坑青铜神树上的鸟形象<sup>[19]</sup>和金沙遗址梅苑地点 C:688<sup>[20]</sup>射鱼纹金带上刻画的鸟纹非常接近。后者为圆眼长勾喙鸟首，形态与金沙梅苑 C:68<sup>[21]</sup>鱼纹金带上刻画的长勾喙鱼身纹非常相似。M180:17 铜戈援本两面由浮雕的勾曲纹组成一个封闭的亚腰形图案，图案内饰一纵目形，内上与侧阑垂直有回形方框突出，这种图案类似于一种器物底座，目前在其它地方尚未发现。三星堆 K2:149、150 青铜大立人<sup>[22]</sup>赤脚站立的方形基座是由勾曲纹和纵目组成，K2:194 铜神树<sup>[23]</sup>圆形底座也是由勾曲纹和跪立的人组成，如果将纵目形释读为人的抽象表达，铜立人和铜树的底座造型与这种图案都很相似。另外 M180:17 铜戈内部还饰有手心形、“王”字形、云头形、亚腰形等巴蜀符号，M180:20 削刀柄部两面饰有虎、鸟、鱼以及亚腰形、曲尺形等图形和符号。这些图形符号是目前最早见于青铜兵器和工具上的巴蜀图符，其中鸟、虎、鱼等形象在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均有大量发现，多与古蜀人祭祀信仰有关。而手心形、“王”字形、亚腰形、曲尺形等符号在战国时期大量流行，这些符号产生于“复古”思潮的背景下，且与古蜀人祭祀信仰有关的物像组合出现，似乎暗示着这些符号可能也与蜀人早期信仰有关，极有可能是蜀人古老信仰的图形化、符号化表达。

总之，双元村 M180、M185 两墓出土了丰富的陶器和铜器，墓主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两墓所处的年代正是四川盆地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时间段，丰富的随葬品，为释读巴蜀图符的性质以及探讨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文化变革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

## 注释

- [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一五四号墓发掘[J].考古学报,2020(3):399-428.
- [2]宋治民.蜀文化尖底陶器初论[J].考古与文物,1998(2):41-49.
- [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墓葬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78-217.
-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沿线地点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75-135.
- [5]周丽,江章华.试论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J].考古,2020(2):102-111.
- [6]同[3].
- [7]同[1].
-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宣汉罗家坝[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33-173.
- [9]杨振威,左志强,陈云洪.成都金沙遗址“黄河”地点二层下墓葬年代及相关问题[J].四川文物,2017(4):44-54.
-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47-292.
- [11]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43-52.
- [12]袁艳铃.楚系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6-48.
- [13]施劲松.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文化与社会[J].考古,2019(4):74-87.
- [14]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185.
- [15]王天佑.东周时期社会变革之考古学观察[J].中华文化论坛,2021(5):16-25.
- [16]代丽鹃.四川盆地青铜兵器研究[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11:173.
- [1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18]a.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J].文物,1961(11):28-33. b.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J].考古,1981(6):496-555.
- [19]同[16]:218-229.
- [20]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J].文物,2004(4):4-64.

---

[21]同[20].

[22]同[17]:162-166.

[23]同[17]:220-223.